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 第二十七回 美蘭姑屈身酬知己 老甘誓抵掌快論文

話說陳小儒在杭州接著祝伯青等人的書信，並知王蘭放了浙省學政，甚為歡喜。又見王蘭的另信，要請甘誓到他任所，笑道：「者香也愛上這老兒，但是甘老脾氣古怪，不知他肯去與否？且到南京再議。」忙寫了回書，交與來足而去。自己因起程日期在即，又奉熊公的催行文書，不敢逗留。次日，走辭各親友，帶了方夫人等揚帆東下。此番小儒是責任寧藩，一至蘇州本境，那沿途的地方官得了信，都趕來迎接，加倍趨躄。小儒入城謁過巡撫，無多耽擱，一路專行。這日，已至南京，早有江寧府屬各官以及本衙門書役人等，出城十里來接。小儒進了城，先封了公館住下。來日即去稟見熊公，擇吉好準備接印任事。

晚間，即將王、蘭的信取出，與甘誓商議。甘誓笑道：「老夫耄矣，無能為也。況浙省乃人才萃聚，豈可輕言衡文。可煩代辭工學政罷。」小儒道：「又盤先生毋庸過謙，不可負了者香諄諄請駕之意。者香仰企已久，所以奉邀同往衡文，品評優劣，可以服眾。你如執意推辭，者香又要怪我從中有意阻撓，明許暗卻了。」甘誓屈不過小儒相勸，只得應答。小儒即吩咐人，代甘誓收拾行裝。不一日，王蘭已至南京，先去拜會小儒，知甘誓應許同行，好生歡喜，忙備了敦請關聘，親自送去。又在南京耽擱了數日，與甘誓同往浙江去了。

小儒擇定吉日，接了藩篆。因舊任交代未清，一時不能讓出衙門，仍與方夫人等在公館內居住。這日，方夫人正坐在房內，忽見小婢進來回道：「外面有男女二人自稱從揚州來的，就是那年老爺在江都任上承審的沈家夫婦。據說還帶了他女兒蘭姑來，現在沈家妻子伍氏在外說要見太太，有話面稟。」方夫人沉吟道：「沈家夫婦來此何事？又帶了他女兒來，其中必有原故。」忙立起出房，傳話叫伍氏進來。

少頃，伍氏來至上房，趨步向前叩見，方夫人命攙他起身，又叫他旁邊坐下。方夫人笑道：「你合家到南京來做什麼的？」伍氏道：「前次在揚州蒙大人搭救我全家性命，回來即設立長生祿位，終日叩祝。如今大人果然高升極品，是以小人夫婦帶了女兒過來叩賀。再者還有下情，面求太太作主，小人夫婦感恩不淺。我女兒自從受了祝自新羞辱，雖蒙大人昭雪，我女兒每說女子家如白玉一般，不可稍有瑕疵，致人議論。日前被祝自新拉拉扯扯了一番，雖未遭其污辱，究竟有男女授受之別，即如那白玉有了一點瑕斑相似。他願終身念佛看經，誓不適人，奉養小人夫婦死後，即削髮為尼。後來被我們再三苦勸，他才回心，說除非與我有大恩的人，我只當報恩去侍奉他，那怕為奴為婢都無怨悔。仔細想來，只有人人救我合家性命，又代我女兒昭白節操，是他的恩人。故而帶了他來親見夫人，要求太太念我女兒一點真心，收在跟前，或為侍妾，或為使婢，只要我女兒情願，小人夫婦無不從命。」

方夫人聞說，搖首笑道：「這件事怕的不能，一來我家老爺性情拘謹，又知你家本是書香舊族，焉能屈待了你女兒；二來地方官私買本地民女，有乾例禁。不如我代你女兒留意訪一個門楣相合，好好人家，完他的終身便了。」伍氏道：「小人夫婦亦曾說過，他說若將他送至太太府中，以遂他報恩之念，他還願意。若是要另適他人，他拚著一死都不應允的。只求太太可憐小人夫婦只生了一個女兒，他若執意不肯適人，叫小人夫婦怎生對得過他。太太若怕私買民人子女至於例禁，我倒有個萬全的法則。待至夜靜，悄悄的抬入府中，神不知鬼不覺的。況府中婦婢甚多，外人那裡認得清楚。」

方夫人見伍氏諄切央告，又聞他女兒是個賢淑的人，不如且將他接至府中，相機而動。「若我家老爺願意收他，也是好事。我本久有此意，代丈夫買妾，因我時發宿疾，又有一雙兒子、一個女兒，正好節養身體。」想定主見，對伍氏笑道：「你且將你女兒送到我府中來，你夫妻也在我府中住幾時，等我家老爺回來，慢慢商議，自有道理。」伍氏聽了，喜不自勝，忙立起謝了退出，收拾送女兒進府。

原來蘭姑自受了祝自新的羞辱，又帶累父母身受官刑，雖經小儒判雪此案，心內終覺以此為憾。矢志茹素湧經，侍奉父母天年過身，他即祝發空門，以修來世。沈若愚與伍氏向來珍愛他如掌上明珠相似，膝前又單生他一人，將來還望招個女婿，好靠半子收成。何忍他茹素誦經，了此一世。沈家夫婦再三婉勸，蘭姑暗付道：「我父母年紀已老，又只生我一人。我若執意如此，豈非反傷了父母之心！」遂道：「女兒身體髮膚皆受之父母，既然父母立意做主，若女兒決然不從，即是不孝。要望父母依我一件心事，不是女兒老臉，如要我適人，除卻我曾身受其恩，借此作報答之舉方可；若不允我，拚著一死，也不敢違父母的命意。」伍氏見蘭姑改了口，忙道：「這孩子又來呆氣了，在父母面前有話但說無妨，你怎麼說我怎麼行，斷不拂你之願。」蘭姑含羞道：「女兒當日若非陳公昭雪清白，女兒也是一死，就是父母亦受陳公大恩。不如將我送到陳公衙署，那怕作奴作婢都無後悔，正可報得前恩，又可遂父母心願。」伍氏笑對沈若愚道：「不信這孩子倒很有點見識，能使陳公收了作個偏房，你我還愁沒有靠背麼？強如與個平等人家，我們又可借此報恩，只怕陳公不行，豈非空說。」若愚道：「既然蘭姑執定主見，料想不能挽回。莫如你我來日親送他至南京，把這番話面求陳公的夫人。據聞這位方夫人是個大賢大德的人，定然成全我女兒的終身。」夫婦計議已定，即僱了船，收拾一切，帶了蘭姑向南京迸發。先尋寓所住下，沈若愚與伍氏即來面見方夫人，商議此事。

伍氏此時見方夫人應允，好生喜悅。忙忙的出來尋著沈若愚，將方夫人的話說了一遍。兩人回到寓所，叫蘭姑換了一套衣裙，僱乘小轎，沈若愚夫婦又親自押轎，一路奔陳府而來。到了府前尋著雙福，央他去通報。少頃，方夫人傳話出來，請沈姑娘到上房去。蘭姑在宅門口下轎，早有兩個丫鬟領著他母女至上房。蘭姑到了後堂，抬頭見方夫人笑嘻嘻的站在階上，那一種端莊美麗的態度，令人見之可敬可愛，急急趨步上階，輕攏翠袖，盈盈下拜道：「民女蘭姑叩見夫人。」說著，拜了四拜。方夫人忙用手扶起，見蘭姑面似春花，腰如弱柳，輕盈嫵雅，體態天然，真乃比花花解語，較玉玉生香。

方夫人扶著蘭姑進了中堂，命他坐下，蘭姑再三謙遜。方夫人細問一切，見他語言婉轉，徐急自如，心內大為喜愛。抬眼見伍氏仍站立一旁，笑道：「你去罷，你女兒交代我就是了。」伍氏滿面堆笑道：「蒙太太恩典抬舉他，怕他年幼不諳禮儀，失了規矩。」方夫人道：「不用你多慮，他的禮儀是沒錯的。」伍氏應著退出。方夫人叫備茶果與蘭姑飲食，又細談衷曲，甚為投機。暗想「此女既賢且淑，我家老爺若收納了他，保無爭寵擅權之事。況且閨房中得此伴侶，亦可不寂寞了」。

少時點齊燈燭，方夫人又擺酒款待蘭姑。正對酌間，忽見使婢上來道：「老爺回來了。」只聽窗外靴聲禿禿而入，蘭姑知是小儒，忙起身侍立。小儒見夫人的身畔立一麗人，容光煥映，忙問：「是誰？」方夫人將伍氏來意細說，蘭姑不慌不忙趨立堂中，端然下拜，叩謝日前拯救之德。小儒聽了，方才明白，使婢扶起蘭姑。回頭對方夫人笑道：「明日要收拾搬進衙門，今夜發行各處文札，不回上房來了。你可與沈姑娘談談罷。」說著，換了便服出去。

方夫人復邀蘭姑入座道：「我們今夜可暢談『番，明日你也隨我們至衙門裡玩幾天。」兩人談談說說，直至四更，方夫人即與蘭姑同宿了。次早料理各物，蘭姑坐了一乘小轎，隨著方夫人大轎進衙，整整忙亂數日，方安置停妥。方夫人又掃除了一間套房，讓蘭姑居住。小儒時常閱看公件，不進上房。方夫人與蘭姑日則同食，夜則同寢，竟是一刻離不得他。

一日，小儒偶然回後閒話，蘭姑見小儒入內，即退回套房？方夫人笑道：「我有件事要與你商量，你須看夫妻面上不可推卻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什麼大事，說得如此莊重。你且說著我聽，可行則行。」方夫人又將蘭姑受了祝自新羞辱，立誓茹素看經，不肯適人。沈若愚夫婦因膝下無子，只此一女，要靠他半子收成，再四勸說，他方應允。「我前日已在你面前，言過大概」。又將蘭姑要嫁有恩的人一席話細說。小儒大笑道：「此事休怪我不從，可知私買民間子女大乾法紀，而且沈家亦是書香後裔，焉能屈辱他女兒。明日你可把他母親叫來，開導一番，領他女兒回去，好好擇配人家。若說他女兒立志不行，你既與他相契，亦可勸他回轉念頭為是。」

方夫人道：「我也這麼說，我豈不知乾著例禁的事。無如近日借言套問他數次，他說本意修行，以待父母天年，爭奈父母不

許，只得依了父母之命。今日內外人等，沒一個不知我父母送我到南京來，以報人人舊德。若再回去，定為旁人恥笑。太太如可憐我，即遂了民女志願，不然惟有以死自明。那時求太太念我父母年老，照看著他們些罷。你看這件事何以處置，方才穩當？否則即有性命之虞，行止好在我已說過了，聽你的便。」小儒俯首，半晌不語，遂起身道：「都是你們惹出來的事，我卻不管，我只不行罷了。」說畢，匆匆出外。

方夫人笑道：「我好意勸他納妾，他反怪我多事。我也知道他心內未嘗不願，嘴裡卻說不出來。」即命僕婦人等收拾裡間套房，做新姨娘的寢室。眾人答應，自去料理。晚間小儒進來，方夫人又勸他收納蘭姑，「若恐外人知覺，好在他未進衙門就來了，旁人只認作我家早買下來的，前思後想毫無干礙」。小儒見方夫人再三相勸，日前又見過蘭姑的人材，心內亦著實憐愛他。

笑道：「你今日勸我收他為妾，足見好意。不可日後想了退悔起來，那時即遲了。」方夫人啐道：「你休亂說，難道十數年夫妻，你尚不知我向來不是個妒忌的人。我是好意，你反打趣我。我倒怕你將來寵愛新人，要欺負我兩人。」正在說笑，眾僕婦來回：「新房已收拾齊備。」方夫人又揀了來日是個上好吉日。

次早喚到伍氏，說明此事。伍氏大喜道：「一切皆憑夫人作主。」方夫人命人代蘭姑開臉，撥了兩名丫鬟給他使用。又命僕婦扶了蘭姑出來，叩見小儒夫婦。并：有合衙男女家丁，上來叩見新姨。是夕小儒宿在蘭姑房內，恩愛綢繆，不必細說。小儒因沈若愚是個舊家，與方夫人商議，即立了蘭姑為側室。並接了若愚、伍氏入衙，以禮相見，若愚分外歡喜。過了數日，若愚與伍氏辭別回家，小儒送了他們一千兩銀子，以作養活生計。沈家夫婦千恩萬謝，又叮囑了女兒一番，各事總宜柔順為上。從此蘭姑有了著落之所，原意報恩而來，朝夕侍奉小儒絲毫不怠，又事方夫人如生母一般，敬上馭下，處置得宜，小儒更加喜愛。方夫人本與他相合，尤無庸交代。

且說王蘭由南京同甘誓起程，在路非止一日。這日，已抵浙江地界，早有本境地方官前米迎接。王蘭到了杭州，即入考院，先行牌示各府州縣準備開考，即由省中考起。杭州府與各縣將考取的文童名冊呈送，王蘭定於三日後考試。到了這一天，各縣文童齊集，點名給卷已畢，隨即扃封考院，懸示文題。眾文童皆欲於風簷寸晷中，各逞奇才。

王蘭回後少歇，向甘誓的閱卷房內來，將至門首，只聽甘誓在內高聲朗誦。伺候的家丁欲入房通報，王蘭忙搖手止住，躡足聽甘誓念道：

「因報之事，信有之否？」藩曰：「信然。」曰：「審如此，君宜遇事無恐。」因出詔。藩覽之，無動色，曰：「某與兼信為報也。」佑曰：「慎勿出口，吾已密論，持百口保君矣。」德宗得佑解，怒不釋，亟追藩赴闕。及召見，望其儀形，曰：「此豈作惡事人耶！」乃釋然，除秘書郎。

王蘭突入，大笑曰：「又盤先生所讀何書？如此津津有味。」甘誓起身讓坐道：「我因獨坐無聊，隨手取了一本《舊唐書》解悶，正看到德宗欲罪李藩一節，苟非杜佑素重李藩，雖百李藩不能得一生也。是以竊歎人生之機遇，都有一定之理。」二人又閒話半晌。

吃了飯，見各房幕友紛紛遣人送諸考童文卷，與甘誓細加品評，即定甲乙。甘誓口吟手披，頃刻數百本文卷，均已閱過。

將佳者另置一旁，再行挑選，以定額數，其餘叫人取過。王蘭暗暗歎服，果然名下無虛。甘誓將頭本文卷遞於王蘭道：「此生文字大佳，不愧壓卷。我已妄議首列，未知是否？」王蘭接過，連稱「豈敢」，道：「老先生賞識，自必不差。」

原來出的文題，頭地是：其斯之謂與子曰賜可與言詩已矣。

二題是：少之時。詩題是：三畫連中。王蘭展開念道：

其斯之謂與子曰賜可與言詩已矣悟聖言所謂未若者，可與之言詩矣。夫可也未若之旨，即詩所謂切磋琢磨之意也。賜不泥詩以言詩，子所以許其可言耳。今必謂斯理甚遠，而泥跡以求，兒幾乎如說詩者之以辭害志矣。若乃學以進而益上，堪思妙悟之解人；而理以講而愈明，恍若篇章之詔我。夫乃歎因委窮源，賢者之感通倍捷，而揚風乞雅，聖人之稱許良殷也。

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是詩也，為衛武公作也。賜也聞子可也未若之言，而會及此詩，不恍如起予之子夏可與言詩乎！何也？以引詩者之悟及其斯也，斯豈有盡藏哉。如切如琢，有磋磨以進之，不啻無詔無驕，有樂與好禮以進之。天下之理何限，無在不可作斯觀也。彼拘乎詩者，其果可有此神悟與？斯豈有定象哉！切琢見為深，加之以磋磨而持循更密，猶之無詔無驕見為至，加之樂與好禮，而功力並純，兩間之理無窮，何在不可作斯論也。彼滯乎詩者，其果可有此捷獲與？其斯之謂與，賜不誠善會淇澳之詩與？吾思賜在聖門，言語素著，屢中共服其才，然爛於詞令者，未必通乎篇什也。敏達無慚，從政曾邀其譽。然明乎事體者，未必工於謳吟也。乃由斯觀賜，抑何其不困乎詩，而自能曲證夫詩乎！抑何其不離乎詩，而自能善體夫詩乎！夫子曰：詩豈易言哉，今而後賜始可與言矣。以為十五國貞淫奢儉，詩亦有難言之真。我初不料賜可言詩也，迄於今而始信其可矣。雖斯道之精微靡盡，賜當不僅於言詩畢其修，而即此觸類能伸，已可入談經之席。三百篇好惡性情，詩亦有難言之隱。我初不意賜可言詩也，迄於今而始識其可矣。雖斯理之旨趣難窮，賜當不止於言詩畢其業，而即此旁通無礙，已可為風雅之宗。子許賜可言詩，非以賜能悟及其斯乎！要之相通在意旨之微，早自旁參夫比興，而默契在言詮之外，豈徒致力於披吟。異日者性道得聞，多識能悟，其不僅可與言詩者，何莫非由斯之所推驗也夫。

王蘭看畢，微點了點頭，又看第二藝，念道：

少之時

即少以觀君子，先毋忽乎其時矣。夫時不皆少，而君子所自重者，則在少時也，而謂可忽此少時乎！嘗思蒙養為人聖之始，從可知吾人之德業，未有不於少時基之也。蓋人實重乎始生，而品貴端於早歲。雖曰後生可畏乎，而正難忘此知識之初啟也。君子有三戒，豈獨於少見之戰！然何不可先於少見之哉！人有精明白詡，而韶華易邁。忽驚心於歲月之如流者，而非所論於少也。人有閱歷幾經，而荏苒不知，條致慨於光陰之忽逝者，而亦非所論於少時也。若即少時以觀君子，君子亦等夫人之少時，猶是乎少，即猶是乎時也。而即君子以驗少時，君子若迥異夫人之少時，不忽乎時，先不忽乎少也。則盍觀君子少之時乎。人豈常有少時戰？正惟其不常有少時，而不及恃者此少時，恃其所不及恃者，亦惟此少時，則一思夫少之時，覺人人所不多得之少時，實人人所不容縱之少時也。吾思夫時，吾難忘夫少矣。人不皆有少時哉？正惟其皆有少時，而不可遏者此少時，遏其所不可遏者，亦惟此少時，則一想夫少之時，覺人人所必欲至之少時，正人人所必當惕之少時也。吾念夫時，吾益難恕夫少矣。志學問於十五，陳俎豆於幼年，此吾之少時也。然不得以吾之少時，而遂駭君子之少時也。夫時序易遷，安得常值夫稚幼，而君子則慎乎其初焉。芄蘭之刺，刺之於少時；角雉之歌，歌之於少時。即其少以規其時，豈漫同夫少不更事也哉！求益而志在速成，難言而情深就見，此人之少時也。然不得以人之少時，而遂例君子之少時也。夫時華不再，安得習處乎童蒙，而君子則重乎義始焉。岐嶷之目，負之於少時；聞望之隆，決之於少時。即其少以憶其時，不早鑒夫少成若性也哉。進觀戒之在色，知君子於少時已能卓然自守矣。

賦得三畫連中

得中字五言八韻

妙義詮王字，連三一畫中。

日征祥瑞似，民集義歸同。

帝諦銀鈎轉，君群鐵筆工。

問奇高士酒，載活古人風。

天地人相證，殷周夏可通。

紛紜生萬育，篆籀建殊功。

造化參乾象，推敲協泰鴻。

史傳繁露小，聖治沐恩隆。

王蘭看完道：「此生筆底清勁可嘉，在愚見尚嫌力單而冗，未卜老先生以為何如？」甘誓道：「近日文格愈變愈薄，專以描頭畫角，堆垛詞彩為能事。若前代大家之文，工於行氣，不尚纖巧。今人反目為太率，皆由於世風日下之故。茲觀此二作，所欠者魄力未能十分充足，所以疲冗。不知此生腕底甚靈，不事穿鑿，有古大家風度。其首藝融洽分明，頗見揣摩；次藝風檣陣馬，行氣如虹。若再加二三年造詣工夫，此生必成名手。非是老朽妄自誇詡，在他人衡文，必以疲冗見棄。然而衡文首貴乎行氣，次尚詞華。此生有此手筆，將來斷不居人下，我早為公門培植一佳桃李矣。」王蘭聽了佩服之至，果然老手衡文，另具一副眼目，不然兒屈抑此生文字，遂決意定為第一。又將其次的文卷看了數本，皆品評不謬，即照甘誓所定甲乙填寫榜文，擇於次日張掛。

那一班新入泮的渚生，齊來謁見宗師。王蘭方訪知取第一的，係杭州仁和縣人，姓陳名仁壽，字介臣，今年十七歲，相貌清奇，人亦純雅。又細詢他的家世學問，陳仁壽一一回明，乃是陳小儒的從堂兄弟，家世甚貧，只有老母在堂，尚未授室。平日學藝不趨時尚，悉取法於古。王蘭分外歡喜，很勉厲了他幾句。

晚間與甘誓言及，甘誓亦喜，「足見家學淵源，不愧小儒之弟。我卻無心物色了他，借此可聊盡我與小儒一番契合之情」。杭州各縣考竣，王蘭又起馬往別處考試。不須細贅。

再說小儒到藩司新任以後，公餘之暇，即與一妻一妾盤桓。況又妻賢妾慧，閨房甚為和樂。一日，接到他兄弟仁壽入泮的信，自是喜悅非常。原來小儒自幼隨父在江寧府署，所有親族火半未能認識。前次回鄉考試，仁壽尚幼。即春間假請祭祖之時，仁壽正赴縣小考，又未能會面。今日聞得他人了泮，又接到王蘭、甘誓的私書，說他兄弟是個發品，若再加以培植，定成大器。即差了兩名能事家丁，帶了銀兩趕赴杭州，囑仁壽到南京來讀書，帶去的銀兩給他母親養活，省得仁壽既要讀書，又謀菽水，即分了精進之功。

小儒打發來人去後，又想起前番祝伯青等人有信致慧珠姊妹，不知他們可曾收到否？我欲月內發書入京詢候他等，若慧珠等有回書正好附寄，即叫雙福至聶家問信。雙福去了多時，回來將慧珠等人的信，附封在內。次日，遣足專行人都，未知眾人信中所言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